

通志彙解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二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鄭氏曰爾卜爾筮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也度是錫京度謀也錫京錫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錫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也君陳蓋周公之子伯

禽弟也名篇在尚書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也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三節上論與凡人次論臣於君下論子於親考卜惟王至成之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也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證之書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作蔡仲之命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之子於乎是惟良顯哉歎美君德良善顯明也

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汝且能無已矣故怨益亡民作忠言作而起之

也

山陰陸氏曰履無咎言以履易體言雖無咎言要以禮也苟非其禮龜不敢知是惟良顯哉臣良君顯顯在下以良故顯也不言明明自明也據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石林葉氏曰義之於君臣其應則民作忠忠者義之屬也仁之於父子其應則民作孝孝者仁之本也父子在內故以應則言本君臣在外故以應則言屬

慶源輔氏曰善則稱人與人爲善之心也過則稱己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矣民讓善則忘怨不足言矣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子云從命不忿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無過於父之道不以已善駁親之過也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爲歡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微諫不倦君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諤諤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孔氏曰上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自此至其親廣明爲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忘孝之事案其惟不言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謹在無逸之篇高宗非書篇之名鄭不見古尚書有高宗之訓故也孝子不匱是大雅旣醉美成王告太平之詩

嚴陵方氏曰子爲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莊子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所謂從命也事父母能竭其力所謂勞也

石林葉氏曰親之生也弛其過則幾諫以先志敬其美則順行以承意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謹謹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雖從命而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從命雖微諫而有所謂不微諫故當不義則諍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怨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事親至于可怨則在已者已盡故次之以不匱

山陰陸氏曰三年無改可謂弛矣孝子不匱鄭氏謂孝子無乏止之時是亦不匱也然自其大者觀之不匱云者老子所謂旣以與人已愈多是也故曰穎考叔可謂純孝矣

愛其母施及莊公

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鄭氏曰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也瘡病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已位等

孔氏曰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以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所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幽王不親九族父兄刺之也鄭註與已位等者若尊卑懸絕不可傳通車服故知位等也

嚴陵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況父母乎故曰可謂

孝矣族有遠近有尊卑非交相親不足以有合也衣於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馬氏曰附而相顧者睦也秦康公送晉文公至于渭陽親之至也贈之以車乘惠之至也繼之以瓊瑰玉珮言其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

慶源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族也交相為瘡豈能合族乎

山陰陸氏曰宜於妻黨是慈也非孝也拘者以衣不可衣車亦不可乘其肆者又或以為車可乘則衣亦可衣唯君子為能如此故曰君子以廣孝也孟子曰諱名不諱姓

石林葉氏曰子之事親其道則主於孝其情則主於敬廣其孝至於父之執不衣其衣嫌於近親也厚其敬至於父之位不同近處嫌於瀆尊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鄭氏曰辨別也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孔氏曰引書大甲篇伊尹戒大甲之辭言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

慶源輔氏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嚴陵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

席席言所坐之席也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義則一而已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長民謂天子諸侯也有事有所事也

孔氏曰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嚴陵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說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欲其

和而已故戲而不歎敬老謂其敬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尸用於祭祀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內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爲尸以象其生爲主以偶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

石林葉氏曰稱老則嫌於近死言慈則嫌於望報有歎則嫌於致憂自君子約言至良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親至戲而不歎皆父子之事其終獨言薄於孝而厚於慈者蓋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尸則斯須之謹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修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

慶源輔氏曰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其所以慈者亦必不中節姑息而已閨門和樂之地也而有歎言則其處家者可知矣戲而已婦子嘻嘻則又不可敬老言朝廷行敬老之禮也長樂劉氏曰言孝所以盡子之道也不言慈不敢愛於其親也

河南程氏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鄭氏曰祭器簋豆簠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爲燕器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也東鄰

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離下坎上
離爲牛次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
豕受福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信矣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
儀講德美也

孔氏曰前經坊民以爲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爲敬行義之
事菲薄也沒過也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可以
財物豐多華美沒過於禮引易既濟九五爻辭鄭註互體
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
象也與此註異易含萬象俱得明義也引詩大雅既醉之
篇

石林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
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

爲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爲貴以其外心也
故不以美沒禮唯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
德唯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蓋君子無意於
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反此乃
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苟以菲而過乎儉則禮之文廢而不存苟以
美而至於奢則禮之情沒而不見詩曰古之人不以微薄
廢禮不以菲廢禮之謂也儀禮曰幣美則沒禮不以美沒
禮之謂也祭其食所以敬其主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
親饋則客不祭蓋報施之禮然也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
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與此同意君子苟無禮雖
美不食者則以在禮而不在物故也故餓者不食嗟來乞
人不屑蹴與凡以是而已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

故終言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此篇所記凡十七節言此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蓋以示民則民有所倣以此坊民則民所無踰示之將以坊之也此止言飲食之際未足以盡利義故止言示而已後重言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則利義於是乎盡故繼之曰以此坊民民猶忘義爭利以亡其身然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以菲廢禮則失於吝以美沒禮則失於驕自處如此則處神可知醉酒而已非君子事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敘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鄭氏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

尚味淫猶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食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孔氏曰澄酒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醢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為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被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醢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醢在戶爾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鄭註主人至獻賓此儀禮特牲文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

人以取法在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爲則言上下内外更相做法引詩小雅楚茨之篇言古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嚴陵方氏曰七日戒三日齋並見禮器郊特牲曲禮曰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也夫齋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云以教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爲精甘者爲麤若郊特牲所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爲質清者爲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澄酒在下是也其質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沈湎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亦見禮運玄酒在室解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祀之酒肉

也聚其宗族者謂羣昭羣穆咸在也聚其宗族則交相親矣故曰教民睦也

山陰陸氏曰澄酒沈齊也沈齊以能沈溺在下且雖澄猶在下也是之謂示民不淫尸飲三衆賓飲一裸獻朝獻饋獻皆如此非特醕尸三獻如此而已蓋裸獻王一裸尸於是昨王后一裸尸於是昨后賓一裸尸於是昨賓周官所謂諸臣之所昨是也昨言諸臣而已則王與后可知他獻倣此然則尸飲一王飲一尸飲二后飲二尸飲三賓飲一此尊卑之序也

石林葉氏曰齊濁則陰也酒清則陽也齊者鬼神所饗則醴醕升而在上酒者人所飲則澄酒降而在下禮運言醴醕在尸此言在室者蓋室以尸爲啓閉言其內則曰室言其外則曰尸尸象神者也賓助祭者也故其飲有上下助

祭而羣昭羣穆咸在其賜爵者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羹定醕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鄭氏曰每加以遠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爲堂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

孔氏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使民不偯之事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故云吾從

周也

嚴陵方氏曰每進以讓每加以遠此所以示遠遠則所以崇敬也自浴於中雷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已見檀弓解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偯死之意則一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於此矣人之於此其可以不盡乎故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從周者以其弔於家爲盡故也檀弓又曰反而亡焉失之矣則弔於家爲盡可知

石林葉氏曰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唯其盡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覺唯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祔之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祔之近也故遠而弔於家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

送死尤備故孔子從周

山陰陸氏曰事合棺而後卒也吾從周者弔於家而後事卒

慶源輔氏曰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然則喪有賓之道歟所以示遠以葬為卒事也周人弔於家以既葬為卒事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未沒喪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弑

父不子之甚

孔氏曰此一節明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也鄭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薨而不葬也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此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其君是踰年稱君

嚴陵方氏曰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而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

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鄭氏曰示民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為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示民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也不敢有其身有猶尊也父母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

家物之重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事君父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隱元年左傳鄭莊公弟共叔段貳君於兄事也君子謂國君之子君在若謀仕官似欲速為仕也

嚴陵方氏曰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自無客禮而下並見郊特牲解曲禮曰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況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民不敢專也饋即遺也自此遺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山陰陸氏曰孝以事君所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弟以事長所謂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示民不貳言所以事之道一孝以事君非以孝事君蓋事君孝之餘事也君子有君不謀仕者如上所謂則君豈容有二哉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稱二君以卜若云秦可晉可也

石林葉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爲三年也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爲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爲饋獻

慶源輔氏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下民不貳則忠孝無貳心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子不敢有其

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貳其君位不以事親者事其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不耕穫不菑畲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畲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賤行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先事

而後祿先相見是先事後幣是後祿也先用財而後行禮則化之貪於財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已情則有利欲故民爭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引易无妄六二爻辭證貪財之事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云三歲曰新田誤也

嚴陵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為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徇利而忘義故曰則民利無辭與表記言無辭不相接之無辭同行情則檀弓言直情而徑行是也無辭則失取與之名行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弗能見謂主人有故而弗能見饋者也辭必相見而後

仲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故也蓋凡內物者必視其多寡是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為先也

山陰陸氏曰弗能見非特為有疾而已若陽貨歸孔子豚以弗能見者故曰非其義繫馬千駟弗視也夫禮豈可以一端言若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是亦饋者也

吳氏莘曰禮記泛引諸經字多不合以坊記一篇攷之如引易不耕穫不菑畬凶今易无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如引書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嗚呼乎是惟良顯哉今書君陳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不惟字異繁簡亦不同如引詩履無咎言今岷詩以履為體引春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

君卓今春秋僖九年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本非同時事也然亦有與今經合者如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則與今易合矣如曰予克紂非予武等語則與今書合矣如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等語則與今詩合矣如曰魯春秋猶言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與今春秋合矣一篇之中如此他皆類此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鄭氏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遺秉不斂穧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力猶務也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菲當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弃之并取之是盡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大田刺幽王之詩陳明王之時田稼旣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爲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弃己言采葑菲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弃其葉言取妻無以華落色衰相弃如此則道德之音無相乖違可與汝同至於死也此記者引詩斷章取義凡二意一則據其根善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一則據其根惡無得并

弃其葉不求備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九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之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澤虞言頒其餘於萬民皆此意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也食四時所有之物不力求難得之品王制曰大夫無故不殺牛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有故則祭饗是也祭饗則皮毛並用矣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傳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言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

臨川王氏曰於物有所遺則爲不盡利於事有所遺則爲不盡察貴者之道也

石林葉氏曰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力珍

者盡仁以愛物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自獻其身獻猶進也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執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淫奔之事夫婦重慎之義此一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也鄭知淫非

淫佚而云貪者若是淫佚當云坊民淫不云所淫也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爲民之綱紀也

引詩齊風南山之篇刺齊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嚴陵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爲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

慶源輔氏曰淫過也別自然之分也防其淫章其別所以使民無疑也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交通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鄭氏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

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孔氏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爲妻之事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吳氏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薨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至自吳又曰孟子卒旣笄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鄭知且字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孔氏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也此云非祭不交爵者蓋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內宰職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註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也自陽侯殺繆侯其後夫人獻遂廢並使人攝也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疾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族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佚之事

山陰陸氏曰厚別仁也避遠義也且言君子君子見微者也

慶源輔氏曰既避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

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男女授受不親不以手相與也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借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女共席而坐遠別也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族犯非妃匹也

孔氏曰諸侯當外取不得下嚮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取國中美色中意皆取之似漁人求魚無所擇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是況其所好之篤者祭義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論語賢

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凡此皆以遠嫌而已餘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所謂如好好色鄭氏謂此句似不足誤矣論語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古之人好德如好色者蓋有之矣諸侯不下漁色釣於他國可也宋三世內娶春

秋譏焉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

孔氏曰壻親迎之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

付授於壻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也

中山成氏曰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兄弟曰舅此內之正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此即假借其名非正也禮避嫌疑故須假借而言之舅姑是父母之倫類其名尊也夫婦齊體也父母互相敬也嚴陵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母違命母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也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三

中庸第三十一

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朱文公嘗為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略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今每章首錄鄭註孔疏次載輯略即繼以朱氏然十家之說凡輯畧所不敢取者朱氏或問閒䟽其失僅指摘三數言後學或未深解今以石氏本增入庶幾覽者可以參繹其旨意其有續得諸說則附於朱氏之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

河南程氏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

之故曰中庸

明

又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

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伊川

又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

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

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伊川

又曰中庸之言

放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明道

又曰中庸始

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明道

又曰中庸之

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

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

却末

伊川

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

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

自下而上為是

又曰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

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又曰中庸是孔門傳

授心法

藍田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

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

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故此書之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

之大要也 又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

非道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欲造次顛沛

久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行之詭激者哉 又曰中庸

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為

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為人

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

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

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

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 朝廷建學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必捨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州里必譽仰 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俯達於當今可以不負 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于今日所講有望焉無意乎則不肖今日自爲譸譌無益不幾乎侮聖言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延平楊氏曰中庸爲書微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予聞之師

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書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知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八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兩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通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己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及者無以異也爲是說者又烏足與議聖學哉

新安朱氏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

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蓋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於此而接天道統

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若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或問中庸二字孰重先生曰有中而後有庸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

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言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事

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於愚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有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必信謹則其名篇之義以不可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為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

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又曰中庸一書本只是隨時之中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 又曰爲人之說程氏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微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人者正指此下等人也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取則於其閒哉但其全章大旨則有

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雪川倪氏曰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爲中武王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以皇極爲中周禮以五禮坊民僞而敘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也

新定顧氏曰理有自然之則非過非不及聖人所以名之曰中理無所變更歷萬世如一日聖人所以名之曰庸易言大極書言皇極中之謂也易言正者事之幹又言常久

而不已庸之謂也中也庸也聖人所以名此理之本體也中庸一書始之以此道之本體中之以此道之運行未復歸之此道之本體所謂無先後無彼此一以貫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鄭氏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倣倣之是曰教

孔氏曰自此至育焉一節明中庸之德必脩道而行

河南程氏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明道

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明道

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又曰生之謂性

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

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先生常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蓋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

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致也明道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伊川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是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

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
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
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
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
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
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
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
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
爲道 又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
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伊川 又曰人須是自
爲善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橫渠張氏曰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藍田呂氏曰此章先明性道教 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
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
言之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爲法於
後世不可不脩 一本云天命之謂性即所謂中脩道之
謂教即所謂庸中者道之所自出庸者由道而後立蓋中
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
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
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
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
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
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

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
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等差敬
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
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
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
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
然人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
小過小不及故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
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閔子除
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
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
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小不及

者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故曰脩道之謂教

建安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大倍
情則非性矣天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
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
道也若出於人爲則非道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將與
天下共之故脩禮以示之十脩樂以導之和此脩道之謂
教也或蔽於天或蔽於人爲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
則非教矣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
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
延平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
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
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
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揚雄謂學以脩性非知性

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脩也然則道其可脩乎曰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爲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脩者蓋亦品節之而已又曰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又曰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

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又曰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萬物育焉是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

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知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作之性仁義禮知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皆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知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

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瘁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螻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

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固以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唯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立法以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以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以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

言
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又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

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至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旨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

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爲大繁復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又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唯似同浴而譏裸裎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適天倍情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

北谿陳氏曰命猶令也天不言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便生物似分付命令一般又曰命有二義有以理言

有以氣言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不離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皆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流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亦有兩等一等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此乃就受氣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又曰性即理也不謂之理謂之性蓋理是凡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具是理於心方名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得天命之元在我

為仁得天命之亨在我為禮得天命之利在我為義得天命之貞在我為智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如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又曰性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程子曰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然不分看則不分明不合看則支離了須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即是理然人之生不成空有是理須有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此形得天地之理成此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一句掇塞字來說氣就孟子志氣之帥掇帥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不通又曰天命人以是理人所受以為性

皆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就大本上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人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此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重七者夾雜人隨所值便有參差不齊然氣運往來自有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真元之會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此不齊之氣值陽氣多者剛烈值陰氣多者懦弱值陽氣之惡者燥暴忿戾值陰氣之惡者狡譎姦險有人性圓一撥便轉有性愚拘一句善言說不入與禽獸無異却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

惡柔善柔惡不足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然氣雖不齊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只為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子思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以性為惡楊子言善惡混韓文公三品皆只說得氣東坡蘇氏又謂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謂性無善惡皆是含糊捉摸不曾說得端的直至二程得濂溪大極圖開端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說不可改易又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氣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又曰道猶

路也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閒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眾所共由方謂之道 又曰老氏以無為宗佛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為幻視人事為粗迹盡欲屏除一歸真空乃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者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者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此之謂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如君臣有義義即是道君臣是器父子有親親即是道父子是器非於君臣父子之外別有所謂義與親 又曰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即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此孔子就造化根源上論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爾之類又是就人事

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就人事上說惟此句乃贊易時說來歷根源

涑水司馬氏曰性者物之所稟於天以生者也命者令也天不言而無私豈有命令付與於人哉正以陰陽相推八卦相盪五行周流四時運行消息錯綜變化無窮庶物稟之以生各正性命其品萬殊人為萬物之靈得五行之秀氣故皆有仁義禮智信與身俱生木為仁金為義火為禮水為智土為信五常之本既稟之於天則不得不謂之天命也水火金木非土無依仁義禮智非信無成孟子言四端苟無誠信則非仁義禮智矣夫人稟五行而生無問賢愚其五常之性必具顧其少多厚薄則不同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厚於彼而薄於此多且厚者為聖賢少且薄者為庸愚故曰天命之謂性

臨川王氏曰人受天而生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不唯人之受而有是也至草木禽獸昆蟲魚鱉之類亦稟天而有性也然性果何物也曰善而已矣性雖均善而不能自明欲明其性則在人率循而已率其性不失則五常之道自明然人患不能脩其五常之道以充其性能充性而脩之則必以古聖賢之教為法而自養其心不先脩道則不可以知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何以不先言命而此何以首之蓋天生而有是性命不脩其道亦不能明其性命也是中庸與易之說合此皆因中人之性言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夫教者在中人脩之則謂之教至於聖人則豈俟乎修而至也若顏回者是亦中人之性也唯能脩之不已故庶幾於聖人也廣漢張氏曰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統體也率性之謂道

此言萬化之流行也脩道之謂教此言人所以致存察之功而有諸己者也一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而人自拘於氣稟之小耳苟能致存察之功則天性可得而全而萬化可備於己也然而非先識夫天性之大則無以見萬化之流行而工夫在我者亦無所施矣

海陵胡氏曰性之善非獨聖賢有之也天下至愚之人皆有之然愚者不知善性之在己也不能循而行之在上者當脩治充廣無常之道使下之民觀而倣之故謂之教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此教民以仁也制為廬井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教民以義也郊社宗廟致敬鬼神此教民以功也設為冠昏喪祭鄉飲酒之儀此教民以禮也發號施令信賞必罰不欺於民此教民以信也

廣安游氏曰性以天命言之言其本於自然與生俱生者也率者循也脩者有所不至而脩之也率性之謂道此亦自誠而明者言也自誠而明則其性自正特率循之而已若自明而誠則誠有所謂至未能率其性則必脩有所未至而後可子思之意使上者循其性而無失下者資於教以脩之天下之人不過此兩等而已

晉陵喻氏曰人之生天之命也有命則有性性出於天則天下之性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誰無性能率其性則道在是矣士君子脩其道使天下遵其教循理而動不失所以得於天者則中庸之德行矣夫子未嘗言性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性與天道本乎自然天地之內何者非天天之所生何者非性苟不悖焉則與天為一性斯存也吾欲言之天何言哉動靜語默何者

非道識子貢之不可得而聞而後識所謂天識所謂命識所謂性識所謂率識所謂脩識所謂道且識所謂教也中庸之篇無非教也孟子曰性善非孟子自言也古聖人之言也古之言性者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即善也遷即習也有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靜者善也感者習也生之謂性生非善而何惟人萬物之靈靈非善而何萬物化醇醇非善而何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者善也恒非善而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物則者善也秉彝好德非善而何馬氏曰性在於我而令之者在天故天命之謂性道出於天而成之者在人故率性之謂道教在於彼而主之者在此故脩道之謂教自天命之謂性至率性之謂道則天人之理備矣自率性之謂道至脩道之謂教則物我之治具

矣有以得於天而不遺於人有以治於我而不遺於物此其道所以具天地之純古今之大體也

山陰陸氏曰王文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道法自然道有率而無脩脩教之事也佛氏言理性是亦性也老子言道德是亦道也然不可以入仲尼之域者以知率之而不知脩之道也故曰佛老之道無之則昧理有之則害教然則所謂脩者何也曰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節之信以成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也

延平周氏曰莫非命也凡天之與我而同然無間者皆命也莫非性也凡命之在我而各有儀則者皆性也率其性則性之全性之全故爲道道則天也有人焉脩其道則道之散道之散故爲教教則人也有天焉

吳興沈氏曰性不可言也大包天地圓徹太虛雖皇天上
帝亦與之同然於無何有之初豈復有使然者哉今日天
命之謂性非天諄諄然命之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言莫之爲莫之致者皆非人力
所可能也是天命之說也惟易嘗言之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理窮矣性盡矣然後至於命則命爲天理之自然也果
矣率非循也率然而動者無非真也性本無事苟率爾而
有動則爲道也仁義禮智雖具於性非事夫仁義禮智者
也乍見孺子入井而惻然之心生是率性而爲仁之道也
簞食豆羹呼爾而弗受是率性而爲義之道也引而伸之
禮智皆然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率性爲
道之說也性非可脩則道不可脩也脩之云者非有所增
損也品節文飾之耳向也仁義禮智之動於性則爲道今

也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智行於賢者而
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之教著矣自性而道自道而教中庸
盡具於此嘗謂天命之謂性此中庸之體也脩道之謂教
言中庸之用也率性之謂道兼體用而言之也造道者欲
知中庸之樞會即茲三者而見矣

晉陵錢氏曰性道教三者一篇之大旨命猶畀付也天所
畀付非人所能人所能者率性脩道也性無不善循而行
之是之謂道道有品節脩而全之是之謂教自道不可離
而下所以詳言率性之謂道自哀公問政而下所以詳言
脩道之謂教自仲尼祖述而下所以詳言天命之謂性
臨卽魏氏曰成湯告民于亳曰民有常性周武誓衆于盟
津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爲羣言之首蓋大本要
道無以先此大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

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于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爲性云爾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爲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撮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首也

蔡氏曰言性道教之所以明也性者天理之混然道者循性之自然教者聖人因其自然而品節之使學者有所持

循也

淵篇內同

新定顧氏曰以中庸名書而發端之詞若此明中庸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也此性本體清明廣大所謂大極者也良知良能具焉萬善出焉曰中庸聖人所以明此性之德爾人之生也均稟此性以形體言之天亦由此理而生由此理而運行今而曰天命之謂性不以形體論而以義理言之也自然之理謂之天天之有命理之不容違者也人性本於自然不得不然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僞不萌順理而動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曰率性之謂道由是而有所述作以綱理世變以啓迪人心故曰脩道之謂教

四明袁氏曰堯舜禹相授受曰中中者何非動靜而動靜
由非剛柔而剛柔具又曰庸常也常中也上天下地萬
象昭布往古來今萬變參錯所謂中者只如此而已又
曰大極未分包括陰陽分陰分陽大極在中一而萬萬而
一故是書之作或獨言中或獨言庸或並言中庸獨言中
而庸未嘗不在也獨言庸而中未嘗不在也並言中庸而
無所不在也又曰率循也循性而行即中庸之道也人
皆有此性則皆有此道道不在性之外也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五典皆道也而即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此
性此道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在我率而行之耳有所矯拂
則不可以言率性委諸自然則亦不可以言率性不起穿
鑿之意見不生支離之言論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
謂率性續坤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四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也

鄭氏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則惡乎從也君子
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
離道也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雖於隱微若有覘聽之
者是為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為之

孔氏曰人雖目不睹之處猶且戒謹況其惡事暗見而肯
犯乎雖耳所不聞猶須恐懼況人聞之處恐懼可知也謹
其獨者謹其獨居雖居能謹畏守道也

河南程氏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
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伊川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脩身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致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致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偽性爲不善他自性情尚理會不得怎生道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子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謂道亦可傷乎公之所

謂道也如公之言只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之

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市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若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 伊川 又曰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只在慎獨 明道 又曰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這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

獨明道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爲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爲己而已 又曰道之爲言猶道路也凡可行而無不達皆可謂之道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天立是理地以效之況於人乎故人效法於天不越順性命之理而已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

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言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如在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閒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然所以慎其獨者苟不見乎此則何戒慎恐懼之有哉此誠之不可揜也

上蔡謝氏曰敬則外物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齊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言動視聽須是如顏子事斯語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

建安游氏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曾謂性而不可離乎故惟盡性然後能體道惟至誠然後能盡性苟未至於至誠則常思誠以爲入道之階故戒謹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謹其獨而思誠也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以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謹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延平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閒矣其爲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蓋道無隱微之閒於獨而不謹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又曰夫盈天地之閒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

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一章第二節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

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或問旣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

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知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功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我欲閒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爲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閒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

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閒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閒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閒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故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禮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閒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

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爲慎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旣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慎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

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慎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及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正是說道之本體下面戒慎恐懼必慎其獨方是人下工夫處故皆以故之一字起頭不可袞作一段看了又曰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又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

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旣失其旨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教無不在雖

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旣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嚴陵方氏曰戒慎乎其所不睹非特人之所不睹也亦己之所不睹焉恐懼乎其所不聞非特人之所不聞也亦己之所不聞焉戒慎未若恐懼之至也不睹未若不聞之微也於其微而愈至尤見君子之慎獨也獨者不與物羣之時也

莆陽林氏曰君子所以戒慎恐懼者豈有他哉謂莫顯見乎隱微之際故也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雖居無人之境以致其敬也

延平周氏曰戒慎者恐懼之理恐懼者戒慎之事隱非見也然見生於隱則君子以爲莫見乎隱微非顯也然顯生於微則君子以爲莫顯乎微見然後至於顯隱然後至於

微乃其序也古聖人之化行則賤者猶能慎獨故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先王之澤竭雖貴者亦不能之故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廣安游氏曰中之道至精至微易失而難守故常有離失之患而離失之患常存乎須臾之際不須臾離則用力至到極乎精微而無毫釐之失矣隱也微也所不睹也所不聞也皆言心之爲物宅乎杳冥之中而難知此君子所不敢忽獨者此心隱微未對物之稱

永嘉薛氏曰於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於外者戒謹恐懼所以貞夫一也人之於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教也

延平黃氏曰道之無不在也雖稊稗瓦礫之間無不在也道之不可須臾離也雖踏步跣蹈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在故不可須臾離

龍泉葉氏曰按子張問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非以爲我之所必見則參前倚衡微孰甚焉以爲人之所不見則不睹不聞著孰甚焉其義互相發明學者若專一致力於此以慎獨爲入德之方則雖未至於道而忠信篤敬所以堅實矣

新定顧氏曰道無方體猶太虛然有形之類無不倚太虛而立無不在此道之中曰不可須臾離也非戒人以不可離也明此道充塞無乎不在人不可得而離也如使人可以離則是此道有在不在非無所謂道矣君子知道之不可以離也故從事於謹獨之學則見夫世人矯飾於聲

音笑貌之末而內心之弗善者不之省彼特以爲吾心隱微爾抑豈知其爲至見而至顯者乎天下之理無隱而不見者也無微而不顯者也奚以知其然耶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吾有念慮鬼神知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則吾有念慮君子知之又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吾有念慮衆人莫不知之矣故念慮誠善可也苟惟不善自作孽不可逭豈不可爲戒謹而恐懼哉是以君子存其心養其性畏欲念之內起如畏寇盜之外作也夫是之謂謹獨夫子所謂用力於仁者也

臨卽魏氏曰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己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孽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

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爲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

蔡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以下言未發時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莫見乎隱以下言發時也謹獨者所以審其念慮之初發也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學者於道不可頃刻而離若其可離則非率性之道矣故雖不睹不聞至靜之頃亦當戒謹恐懼而閑邪存誠也

錢塘于氏曰子思發此一章誠之一字固肇於此新定錢氏曰方其不睹也不聞也自以爲隱也而不知其莫見於此焉自以爲微也而不知其莫顯於此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鄭氏曰致行之至也位正也育生也長也

孔氏曰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喜怒哀樂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諧和故謂之和情慾未發是人性之初本故曰大本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達道致中和言人若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育

濂溪周氏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河南程氏曰呂與叔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事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卻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也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

彼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行道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以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子居和叔之子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與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閒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

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知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其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可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

純一無僞即通志堂

天地之心神明即孔子之絕四其四者有一物之存乎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其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呂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取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

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已發者爲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耳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唯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伊川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蘇李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也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故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故是得中時中之類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伊川

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曰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則何時而不中曰故是所謂皆中

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自有一般意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頤言動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一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便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

得這是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黻纁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

與聖人之心如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伊川

入曰

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伊川

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伊川

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憫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

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

而無失最盡

明道

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

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伊川

又曰

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

明道

又曰聖

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

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

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建安游氏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

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變理陰

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

延平楊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

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

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

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無物不該焉

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地之故故謂之達道中

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

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

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

因其可慟可喜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

若也鑑之茹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

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

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或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

河東侯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中也和非二也於此四者已發未發之間爾未發之中非時中之謂乎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發爾伊川先生曰未發之中在中之義是也譬之水也湛然澄寂謂之靜果其

所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和二字譬焉思過半矣然則中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由之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致此者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河南尹氏曰呂與叔初解出中庸世方大行伊川謂不識大本其說以赤子之心爲未發伊川則曰謂之發而未遠則可也且如今之小嬰兒逆情則啼順情則笑怎做得未發也近時人言中便說無一事如土木偶人怎生未發時便無一事得釋氏之說如此伊川只說箇不倚之謂中□寬問曰寬輒以二字形容中字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爲無發而不爲有不知如何尹曰甚好只是箇有無字便

似釋氏然喜怒哀樂未發只是無所倚便是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除著箇中字別字形容便有病寬又曰如顏子之不遷怒此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便謂之中尹子曰雖顏子之怒亦是倚於怒矣喜怒哀樂亦然故只可謂之和與時紫芝問中與誠只是一理意謂中即是誠誠即是中曰非也誠者盡乎此者也中者形容乎此者也又問曰只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上體究得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命中和及言其效情之未發乃其本心元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所取準則以為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眾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大本云人莫不知理義當無過不

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為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皆何謂也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唯空然後可以見乎中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見聞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數所應有期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中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理義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

五百九十一
人私知所能爲也故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前聖後聖若合符
節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昔者堯之授舜曰天之曆
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雖聖人以天下授人所命者不越乎
此豈非中之難執難見乎豈非道義之所從出乎後世稱
善治天下者無出乎堯舜禹豈非執中而用之無所不中
節乎無過不及民有不和世有不治者乎聖人之治天下
猶不越乎執中則治身之要舍是可乎故苟得中而執之
則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精義入神利用出入可也故曰中
者天下之大本自中而發無不中節莫非順性命之理而
已莫非庸言庸行而已人心之所同然人道之所共行不
越乎合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交而已故曰和者天
下之達道致中和者至誠盡性之謂故與天地合德而通

乎神明者致中者也察乎人倫明乎庶物體信以達順者
致和者也惟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人者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盡人
之性則人道立人道立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而天尊地卑
上下定矣人道不立則經不正經不正則顛倒逆施天地
安得而位諸盡物之性則昆蟲草木與吾同生者也不合
圍不綽羣至于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此雖贊天地之
化育猶政事之所及而至誠上達與天地同流化育萬物
者致中和之效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一章第三節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
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
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

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或問此一節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

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唯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機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

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
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
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
氣亦順故充塞無閒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
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
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
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
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
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
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
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
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
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

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而已爲不位矣兵亂凶荒
胎殯殍殞則不必人消物盡而已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
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
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
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
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
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
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以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
彼達而在上者旣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
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
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
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閒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
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

將不又爲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有問若一介之士致中和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先生曰有此理便有一事便有一理且如一日克己如何天下便歸仁爲有此理故也 又曰程呂問荅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此書乃自以爲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并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

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荅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

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既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前旒纒纒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

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之人制祭服而設旒纒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而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屨之有紉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爲旒纒所塞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

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沒者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

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失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止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

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涑水司馬氏曰喜怒哀樂聖人所不免其異於衆人者未嘗須臾離道平居無事則心常存乎中庸及其既發則以中庸裁之喜不失節怒不過分哀不傷生樂不極欲中者君子之所常守也故曰大本和者君子之所常行也故曰達道

東萊呂氏曰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朱氏如此區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

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

臨川王氏曰人之生也皆有喜怒哀樂之事當其未發之時謂之中者性也能發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謂之和者情也後世多以爲性爲善而情爲惡夫性情一也性善則情亦善謂情而不善者說之不當而已非情之罪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則是中者性之在我者之謂中和者天下同其所欲之謂和夫所謂大本也者性非一人之謂也自聖人愚夫皆有是性也達道也者亦非止乎一人舉天下皆可以通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論中和之極雖天地之大亦本中和之氣天位於上地位於下陽氣下降陰氣上蒸天地之間薰然春生夏長而萬物得其生育矣易曰天地交而萬物生其中和之致也

延平周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正性也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正情也故謂之和性以情爲用和以中爲體故以體言之則中爲天下之大本以用言之則和爲天下之達道中譬則見也和譬則利也七情言其四者言善則兼愛欲言怒則兼惡也

長樂陳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有不中節而惟中節爲和和者與理會也混然則中故爲大本發與理會故爲達道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之所以生育皆中和而已故致其中和之極則天地可得而位萬物可得而育也

龍泉葉氏曰按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紀統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此章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於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

不微於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唯此言能繼之中庸之書過是不外求矣然患學者涵玩未熟提命未審自私其說以近爲遠而天下之人不得共由之非其言之過而不知言者之過也此道常在無階級之異無聖狂賢不肖之殊皆具於此章但不加察爾

高要譚氏曰中庸大要指出本心教人存養而後發之乎外以應事物之變何謂本心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見矣欲見此心當極其精微不可少差蓋人生而靜是之謂性感物而動是之謂情曰未發云者以爲靜耶却有動意以爲動耶却有靜意既不可以動靜言但以未發二字微見性有覺知可以出而應物之意就此便見本心故

指名爲中將使人精意求索默而識之也識得此中則性之理道之體昭然具在於是一意涵養須臾弗忘積久純熟習中便有前定規模出而應物皆有準則裁量斟酌無不中節矣事事中節乃名爲和和即中之發也設使中之體不先立則發之於外顛倒繆鑿其能和平故中者君子用力之處和特發用之可見者爾中爲體貴乎有立故曰大本何爲用見於有行故曰達道極中和之理廣大精微靡不該備故天地之所以奠位萬物之所以生育皆不外乎此理也

廣安游氏曰中有二義在內之謂中如樂在其中之在兩者之間以爲中如三以有中五亦有中之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爲在內之中亦爲兩者之中所謂在內之中謂未發而存乎杳冥之內也兩者之中謂其未發而本心純全

至正至中無過差不及之患故人之本心方其至靜而不與物交也本與天地相似及其感於物而動而喪其本心則失其中正而過與不及之患生矣惟發而中節即謂之和此言中之動而爲和也大本以本心言也達道言其道通達於天下也天地本有定位萬物本有發育所以失其位而不能育者人亂之也故聖人能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

建安真氏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爲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

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聖哲謀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

蔡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謂之中者以其未發而無所偏倚也發則情也謂之和者以其發而無所乖戾也大本者萬殊一本也達道者萬世常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推極中和之妙而言也此聖人之能事問學之極功故子思子合而結之也又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為一篇之體下言德者主中而為言也言道者主和而為言也言至誠者即致中和之義也

新定顧氏曰天地定位于上下萬物並育于兩間亦惟木於此中達於此和故非此中非此和天地無由而位萬物

無由而育奚以知其然耶天地之所自出萬物之所自來惟此中也天地之所以順動萬物之所以化生惟此和也故舍中和則無以為天地無以為萬物矣推中和之極致乃至於此學者可不從事於此乎或曰子思以中庸名篇而此乃推言中和何也曰道無定名言有歸趣故道一也自其寂然未發形而言之謂之中自其悠久不變而言之謂之庸自其順動協應而言之謂之和豈有二道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五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氏曰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
亦自以爲中庸也

孔氏曰自此至不行矣夫一節子思引仲尼之言廣明中
庸之行唐陸氏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河南程氏曰君子之於中庸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
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

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伊川 又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
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

也 伊川 又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
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爲中

明道

又曰欲知中

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稱錘之義也

伊川

蘇李明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一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喪祭則不如此矣

伊川

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

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個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伊川

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伊川

橫渠張氏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用時中當其可而已猶冬飲湯夏飲水之謂無忌憚所以無取則也不中不常妄行而已一本云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

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建安游氏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

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之則爲中庸

其實一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君子之於中庸自幼壯至於老死自朝旦至於暮夜所遇之時所遭之事雖不同其爲中一也故謂之時中言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小人之於中庸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居之不疑或詭激以盜名進銳退速此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也延平楊氏曰事各有中故執中必有權權猶權衡之權所以稱物之重輕而取中也中無常主惟其時焉耳時者當其可之謂也仲尼不爲己甚者而孟子曰聖人之時以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也君子之趨變無常蓋用權以取中也小人不知時中之義反常亂德以欺世其爲中庸也乃所以爲無忌憚也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

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大甲君子不以爲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

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章已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或問此其稱仲尼
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
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
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嘗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
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真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
應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又
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
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爲能知
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
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
常也又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
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
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

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
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
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
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明別君子小人之趣向未當遽
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
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
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
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
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
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
矣又語錄云或謂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
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先生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
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

海陵胡氏曰君子有一不善慮爲名教之罪人小人由其無所畏忌故棄中道而不顧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以大中之道爲常久所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君子中庸也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言動皆反於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謂夙興夜寐之間時省厥中唯恐其爲外物之所動而失其正也夫性稟於天而中出乎性其本雖靜非自誠而明者未始不爲外物之所動也目司其視耳司其聽聲司其言形司其貌而心也者時省厥中以役五事俾夫聲色之來而不能動吾中則明出乎視而聰出乎聽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俾夫言之出應乎萬變而不失吾中則從出乎言而恭出乎貌者非聲形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然則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心

之所職豈不重乎苟非時刻之間不忘警省則性之存者幾希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小人目悅乎色而不憚傷其明也耳悅乎聲而不憚傷其聰也貌悅舒情而不憚傷其恭也言悅順情而不憚傷其從也心悅邪辟而不憚傷其睿也由其一心之無忌憚而陷其身於不義刑禍從而加焉無他也須臾之間言行離乎其性則反於中庸矣又不知以爲忌憚時省其失則終於小人而冒於刑禍也

廣漢張氏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須識得此然後時中之義可得而明不然則幾何而不爲子莫之執也子莫之意以謂楊子不拔一毫爲不及而墨子摩頂放踵爲過之我但執此二者之中耳殊不知中無乎不在有時三過其門而不入有時居陋巷而不顧此所謂時中也其所以能

時而中者奈何以其大本立故也大本立則周旋萬變而中之體不亂故曰時中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極精一之妙則是中也湯之執中意亦類此若子莫則於過與不及之間求所謂中者而執之不知既已昧其體矣故曰執中無權權者所以妙夫中也故學者必先求仁知仁則中體可見應事接物得所以權之者矣若夫聖人則無俟於權而無時不中矣

延平黃氏曰君子以時中則有時不中矣此其所以爲中庸更而不可拘續而不可窮其縱不流其守不固流者執庸而不及中者也固者執中而不及庸者也執庸者害道之常此爲庸者之無忌憚也執中者害道之變此爲中者之無忌憚也楊墨失中子莫失庸

嵩山晁氏曰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

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

馬氏曰君子者人之成名而中庸者人道之全者也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人道者也故曰小人反中庸

晉陵喻氏曰時中之君子以天下譽之而不喜以天下非之而不怒舉天下無以動其心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舉天下之事無大小焉無適莫焉無可無不可焉唯時中而已小人唯利之從唯名是徇其於君子之心一切反之聞君子之中庸也乃欲竊取其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紫奪朱如鄭亂雅如鄉原之亂德是借以資其無忌憚者爾

東萊呂氏曰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夫楊墨之叛道孟子闢之固深切著明卻有子莫一

等病難識大抵近者卻是遠近之一字卻是誤子莫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守其偏夫中爲甚遠然或有一人救之云此非中道未必不回歸於中卻近惟子莫自以爲能執是中卻最害道如中庸說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人說小人中庸欠一反字亦不消着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如後世莊老之徒亦子莫之學如說不死不生如說義利之間皆是不得時中之義止於兩事中間求其中如何會識得中大抵時中最難識故前輩論有長短之中有輕重之中因舉扇以示人云徒知長短之中而不知輕重之中則如子莫止於兩事求其所謂中不知有非仁而仁非義而義如何不審輕重若使中有定所如仁義禮智信只須按定本去做惟其無定此君子所以欲明善審是時中之義子思發之於中

庸如孔子亦未嘗不言如易之消息盈虛春秋之褒貶是非未嘗不是中學者能看得易與春秋自然識得中四明沈氏曰因天下同然之理行於其所當行而不用意此之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不是倍計較揣度用私意以爲之此之謂反中庸之上更著一個字不得若著一個字便是用意君子中庸何其安靜簡明哉

吳興沈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而至於君子謹其獨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至於萬物育焉是皆總中庸之體要而指中庸之功用也體要功用既極兩盡然後中庸之名始立於此中庸之名前人未發之子思不敢以私見立道之名於是援仲尼之說以申之庶幾天下不以我爲妄此中庸之標目所由立也中即喜怒哀樂未發者也庸即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庸非中之外復有所謂庸也由

中而發無一之不中節者也人莫不有喜怒哀樂也惟其發而不中節故不可以爲庸使其舉皆中庸也無時而不中茲其所以爲庸也然則時也節也庸也是或一道也若夫小人則不然喜怒哀樂隨性而發逐物而動其與中庸實相背馳故曰反中庸反中庸者小人之常也然又樂聞君子時中之說乃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時尚縱橫則爲蘇秦時尚刑名則爲申韓時尚無則爲黃老竊時中之名而流入於無忌憚此所以謂小人之中庸也

高要譚氏曰中之道出而應物見於時措之宜者謂之時中此即和之義也語其稱量事物輕重適當則謂之權皆發而中節焉爾曰時中云者變通無滯泛應曲當之謂也循常而行之固中矣適變而行之亦中也考禮而行之固中矣從俗而行之亦中也師古而行之固中矣度今而行

之亦中也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君子汎應無往非中此君子用權之微意非小人所得與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不執於一往往竊取其說以肆無窮之欲縱橫顛倒無所不爲亦曰吾之所爲皆時中也然君子小人則有辨矣君子大本先立故見於應物者事事中節小人大本先失其見於行事又安能中節乎此其所以辨也聖人惡其近似故辨之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也言君子有體斯有用故爲中庸小人體不立而用常差故爲反中庸君子發而中節故爲時中小人發而不中節但爲無忌憚爾可謂灼見小人之情狀矣使君天下者得是說而通之則辨君子小人若辨白黑又何知人之難矣

錢塘于氏曰全吾心之中和乃所以爲君子之中庸中和

二字子思自吾心體之中庸二字乃自吾夫子發之無和化之不能以爲庸其實一理也

江陵項氏曰此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修道者知所避就也時中由時敏時習也戒懼謹獨之謂也既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無忌憚者戒懼謹獨之反也既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它敬與慢之間耳

仁壽李氏曰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謂子夏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子張子夏亦何至難與爲仁而流爲小人之歸然師友警教如此其嚴蓋慮其或過或不及而弗蹈乎中庸則駸駸焉行乎小人之塗而不自覺也且此章論中庸始言君子足矣而遽及小人何也孟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爲仁反此即爲不仁又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而已矣此爲善反此即爲利故夫子平日每以君子小人對言之而子思子首引此言以示學者之決擇蓋謂欲爲君子者當無一念非中庸一或反之則此之一念即爲小人之念當無一言非中庸一或反之則此之一言即爲小人之言當無一行非中庸一或反之則爲小人之行君子小人如陰陽晝夜冰炭黑白之殊而其差特在乎中庸向背之間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平常可久之庸一或反之則雖有絕人之才智蓋世之事功被之以小人之名而不得辭甚可懼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之義前輩備言之矣物有萬殊事有萬變所居之位有高下所遇之時有隆汙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惟其時不必同也然有同焉者中也可仕可止

可久可速各惟其時不執一也然有一焉者中也皆非過也皆非不及也皆平常可久而非詭異之行也惟其君子之德而又能時以取中斯所以爲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也脫一反字小人者君子之反也無忌憚者戒謹恐懼之反也君子惟懼乎一出言而異乎中庸小人則肆意巧言而不知畏也君子惟懼乎一舉足而違乎中庸小人則縱欲妄行而不知畏也惟其不知畏故曰與中庸相背而馳使其有所忌憚則不至此矣

晉陵錢氏曰仲尼孔子之字也學者尊其師曰子稱仲尼所以別之猶舜典先稱舜後稱帝也

雪川倪氏曰小人之中庸無反字正義爲小人亦自以爲中庸得之矣王肅添反字非也忌者有所疑也憚者有所畏也人惟有所疑忌故不肯爲不善有所畏憚故不敢爲

不善小人託中庸以自便借中庸以文姦曰吾亦中耳我亦庸耳何爲不可此之謂無忌憚也無忌憚與戒謹恐懼相反唯其無忌是以不戒謹惟其無憚是以不恐懼何謂無忌憚因孔子聖之時於是借以爲說仕於不可仕之時如漢末假儒者之說以仕於莽朝以干利祿如孟子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說於是借以自便如鄉原之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作僞欺世故曰無忌憚

建安真氏曰程氏之論時中至矣楊氏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它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乃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

爲本

新定顧氏曰夫君子中庸體道者也純乎天理不以人欲
參之也小人沒於私慾失其本心倡狂妄行是之謂反中
庸然隨時制宜不失乎中而後可以爲中庸不然執中無
權猶執一也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良心善性
天之予我以是則必望我以全乎是今也私慾橫生從耳
目之欲是不知有本心也不知有本心是不知有天命也
夫以人而不知有天其無忌憚孰甚焉斯其所以敢於反
中庸也故曰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雖然非
時中不足以語中庸然非體中庸之至抑不足以語時中
故可與立也而後可與語權惟艮之止而後動靜不失其
時此君子之事也被小人之無忌憚也惟其愚也所謂天
理習聞其號非有真見所謂惟天聰明所謂惟天明畏所

謂福善禍淫彼以爲天未必切切然也是以無忌憚而反
中庸不知天定斯能勝人人非鬼責人禍天刑每歸於無
忌憚反中庸之徒若夫君子在舜則曰兢業在湯則曰危
懼在文王則曰敬忌在孔子則曰畏天命在曾子則曰戰
戰兢兢夫然故不失中庸卒之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君子
小人之所以終其異也如此夫

蔡氏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子之言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釋夫子之言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鄭氏曰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

河南程氏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
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一說民鮮能久行其道也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能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爲賢人不

息則爲聖人 一本云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唯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若至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建安游氏曰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其至矣乎舜之爲大知則用此道而至也顏淵之爲賢則擇此道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爲大孝武王周公之爲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也子路問強則將進此道而巳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巳自修身以至懷諸侯皆出於此道

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強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鮮矣

上蔡謝氏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也中不可爲是以民鮮能久矣

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易之恒曰君子立不易方恒久也聖人得中故能常久而不易

延平楊氏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爲過未至則爲不及故唯中庸爲至又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丁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即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新安朱氏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唯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耳論語無能字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期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期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

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夫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合諸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臨川王氏曰孔子歎此中庸爲德之至而當時之人鮮能久之語亦曰中庸之德至矣乎民鮮久矣蓋孔氏重傷政化已絕天下之人執乎一偏中庸之道所以不能行也吳興沈氏曰世之說者曰過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介乎過不及之間者中也予曰不然過固非中過而得其至焉過

亦中也不及固非中不及而得其至焉不及亦中也譬如天壤之間洛爲中地自燕而望洛則燕自有中而洛爲偏矣自越而望洛則越自有中而洛亦偏矣推而至於天地事物之間莫不有至當之處初無過不及之分也夫是之謂中庸其至矣乎至之爲義天理之自然人爲之不可加損真理渾然間不容髮者是也非夫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民鮮能者亦已久矣卒篇之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即是說也四明沈氏曰至非極至之至甚難言也過非至不及亦非至箭鋒相遭於毫芒杪忽之微用意以爲之不可無意以爲之亦不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安能久此哉

晉陵錢氏曰至猶極也民亦人也中庸之德乃理之至極而人鮮能之如此者久矣歎道之廢也詩云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亦此意仁壽李氏曰中庸之爲至何也理之極而不可加之謂至譬如立乎天下之中自東而西者至乎此而止自南而北者至乎此而止凡未至乎此與既至乎此而又過焉者皆偏也天之生物固莫不有當然之則非人之私知所能益損乎其間大學言止於至善意亦同此然所謂至者初非窮高極遠之事不過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之交之信如此之類而已但世教既衰民鮮能之其來已久夫有周之末先王之迹未遠聖人猶有久矣之歎況後聖人又千數百年者乎雖然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之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

廣安游氏曰學而至於中庸人以爲中和庸常而易能也然非盛德不能至此所謂盛德者如謙也沖也勤也晦也謹也廣也大也博也正也中也察也精也微也如此數字須博學之明辯之審思之力行之些子工夫不到便有差德有盛於此乎

新定顧氏曰民之爲言指衆人也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中庸者人心固有之理論天下之理無以尚之故曰其至矣乎天下之人均有是心均有是理厥初渾然與生俱生而何不能久之有惟夫利欲汨之則能暫而不能久耳然人之不能久於中庸天下皆是也不言民不能久而言民鮮能久此聖人不以薄待人之意詩曰民鮮克舉之語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皆此意也

江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曰

道之不行言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又曰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曰於不能行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鄭氏曰過與不及使道不行唯禮能爲之中

孔氏曰道之不行爲易故智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爲難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變知爲賢變愚爲不肖是賢勝於知不肖勝於愚也飲食易也知味難也師曠別薪張華辨鮓符朗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是謂知味河南程氏曰劉元城問明道行狀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旣曰高明又何惑乎程先生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此

非中庸所謂極高明故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伊川又曰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過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常失之不及

藍田呂氏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不欲義理之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爲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爲中泥於形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之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爲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爲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既本於薄及徇生逐末不免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之不中行矣而不著者也是知飲食而不知味者也又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其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爲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

延平楊氏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則道不行知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

夫道不爲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 又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愚賢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 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悌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

建安游氏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辯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

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違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況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及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河東侯氏曰知非仁知之知如白圭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奕猶賢乎已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爲知耶彼內則無父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墨爲賢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爲不仁過於義則爲不義不及亦如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之賢可

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不及云者參差毫髮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人求也退商也不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以禮則楊墨佛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孔門之學聖人者唯顏子能知之然以顏淵之學始則鑽仰高堅之若不可入次則瞻忽前後之若不可及及其進也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可力致者竭其才以求之則又見卓爾獨立從容中道神疲力乏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噫顏淵其真知味者乎不然何歎中道之難也如此後之學者或以穿鑿為知或以謬悠為賢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猶曰人莫不學也鮮能知道云爾若以佛莊之學可亂我道彼之為道絕類離能

章章然與我道為戾不待較而知其為非也稍自愛者不由也惡能亂吾道而不行哉孔子之所謂不明不行云者以其似是而非如世儒之學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子同稱為儒其說足以惑人而終不可以入道自期於賢知而人亦賢知之語道則與道為二講說則立說支離其入人也因人之高明使學者醉中生夢中死終不自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蓋謂此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四章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言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或問此

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矣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汙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臨川王氏曰中庸之道不行不明於世者孔子言我固知其然矣當孔子之時治化已絕處士橫議各信一偏之見是故知賢者止知用心之切求過於道中庸之理所以不明不行夫知者知其行道於世使愚者皆可企及賢者謂不行道於世則當明之於已而使不肖者皆可以法倣若舜之知可謂能行也顏回之擇善可謂能明也愚不肖者固可以勉而行中庸之道矣今因其知與賢者求過於道是以望道而不可企及所以聖人於此深責其知與賢者之過而非愚不肖之罪若伯夷柳下惠之徒皆非中道故孟子但言其聖人清和之一節耳人孰不飲食也然鮮能知正味如酸醎辛苦之類皆得其中和可也人莫不欲行

道也鮮能知中和之理反棄聖道而務爲異行孔子所以歎之也

延平周氏曰知愚言其性知則知道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賢不肖言其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以其知之過而不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之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莫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海陵胡氏曰道之不行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之者知者有知之謂也賢者道藝德行之總稱行其道凡有知之人皆能之也明其道非大才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或言賢或言知者各係其輕重而言也愚與不肖對賢知言之因以別其名肖者似也本有賢人之質但以不能遵履賢人之業故曰不肖以此言之道之不行重於道之不明何哉道之不行尚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明之則大中之道幾乎絕矣

嚴陵方氏曰學記雖有嘉穀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此以味況知道宜矣

山陰陸氏曰知愚才也賢不肖行也道之不行以知之不察道之不明以行之不著苟知味矣不應不及亦不應過也

延平黃氏曰知者過之故夫婦之愚不可以與知此所謂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故夫婦之不肖不可以能行此所謂不肖者不及也智者行之然後愚者得以知焉賢者明

之然後不肖者得以行焉

莆陽林氏曰不必分知愚賢不肖之辨但聖人欲發揮其言而作中庸者只欲辭達故再言之不行不明初無差別范陽張氏曰知味者當優游涵泳於不睹不聞之時可也永嘉薛氏曰所貴乎知者爲其能有擇也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蓋歎賢而知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

兼山郭氏曰昔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天下無二道萬化無二理要之一而已矣自其上者觀之則謂之知自其下者觀之則謂之愚知

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矣惟其失道所以不能行道此道所以不行也自其力行者言之謂之賢自其自棄者言之謂之不肖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惟其失道所以不能明道此道所以不明也二者不知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是猶飲食人之常而不能知天下之正味也易牙之於味得其所同曾皙之於羊棗得其所獨爲道者棄其所同徇其所獨此孔子所以歎道之不行也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蓋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爾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蓋不能知味者以喻不能知道也道旣不能知安能行道乎

高要譚氏曰知者賢者視愚不肖固爲有間然不識大本所在而求之或過則與不及均矣此中庸所以不明不行也飲食者衆知味者鮮道之精微非言語筆墨之所能形容者其猶味歟此則全在精思默識之功不加此功終不能知味也由其知味者鮮故能久者亦鮮

雪川倪氏曰子思以過與不及皆非中道是以至於不明不行而貴於修道也賢固勝愚知固勝不肖若以中道論之則皆爲未至知味不必如正義所引師曠張華符朗之知味但人於飲食苟知其味之旨自然嗜之猶學者於中庸之道苟能含咀而知其味則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自不能已也

新定顧氏曰道之不行由知者過而愚者不及此知之不至則不能行也夫知者才識有餘愚者才識不足自其未

學而言之知者知其所知而非聖人之所謂知也彼其執荒唐繆悠之說以爲信主離世異俗之論以爲高自聖人言之則過乎中庸矣若夫愚者本其資稟之凡陋安於耳目之濡染聞所謂廣大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則驚駭疑沮或且以爲不然自聖人言之則不及乎中庸矣夫行本於知者也彼其知之差如此何望其能行乎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由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此行之不至則不能知也夫賢者淳篤不肖者輕浮自其未學而言之由其資稟而推之行事賢者每過於厚不肖者每流於薄皆非中庸也彼既過於厚則其念慮惟知厚之趣耳豈復知中庸彼既流於薄則其念慮惟知薄之趣耳又豈復知有中庸故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天下之理知

則必行行則必知二者常相待也然使學者苟未能知苟未能行而願學焉其當先從事於知乎抑當先從事於行乎今夫水人知其能溺火人知其能焚人之不蹈於水火者則以其知之明耳人之知道而能若此其有不行之者乎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又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知之在所先也夫子欲發明是義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而繼之曰道其不行矣夫夫人孰不飲食而知味者鮮蓋必若易牙而後名為知味耳人之於德莫難於知觀聖人他日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言知德者鮮矣則可以見矣不知乎德則不知善之不可不為不知惡之必不可為況望其惟中庸之行乎雖然行之待於知固也而前復言知待於行何歟蓋知其大體則必惟道之是行而理之閑遠微妙事之纖悉委曲容有未盡知

者迨其行之久則所造愈深所見益明此知之所以有待於行也

晉陵錢氏曰行當為明明當為行文互差智者賢者對愚不肖言之非大智大賢也或過或不及患在不知猶飲食而不知味不知則不明不明則不行故下云道其不行矣夫蔡氏曰言有達德而不能備者也不行者失於仁不明者失於智飲食鮮能知味者失於勇又曰人之所以不能中庸之道者由其德不備也智者賢者既偏於志仁而愚者不肖者又昧於知仁此所以或過或不及而不行不明也然道之在人如飲食之不可廢苟知其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又曰言達德而極乎道者欲知本非用不行不明所以當推之用也言達道而及乎德者欲知用由本可知可行所以當反乎本也

象山陸氏曰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
賢者知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
不知止故道在近而求之遠道在易而求之難又曰若
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知者過之亦未得其正
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宥枯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
浮說其知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
其私而使此道爲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周道之衰
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
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
拒絕者其爲力勞於斤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
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鄭氏曰閔無明君教之

新安朱氏曰由不明故不行此第五章承上章而舉其不
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江陵項氏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
矣夫此復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
也下引舜之大知猶曰古之人有能知者大舜也又曰人
皆曰予知以下此復自言行之人誰不知惟其不行則不
能以真知也下引回之爲人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顏子
是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鄭氏曰邇近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

皆能行之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近言而後至於中庸也端謂頭緒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愚知俱能行之

河南程氏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個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卻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橫渠張氏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寔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舜之心未嘗去道故好察邇言昧者日用不

知口誦聖言而不知察況邇言一釋則棄猶草芥之不足珍也試更思此說推舜與昧者之分寐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又曰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问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

藍田呂氏曰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於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謬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於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與人同之道也

延平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舜以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之所以為大而道之所以行也

建安游氏曰好問而好察邇言求之近也隱惡而揚善取之易也此好善優於天下而為知大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人也以先覺覺後覺以中養不中此舜之所以為舜也其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也

河東侯氏曰舜所以為大知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也好問則不蔽不蔽則明察邇言則不惑不惑則聰既聰且明所以能執過不及之兩端而不由用其中於民也隱惡者隱其過不及也揚善者用其中也舜大聖人也何待問察而後能用中乎如曰舜聖人也猶問察以濟其中小知自私苟賢自任其可不學而自蔽乎唯舜能之故曰大知又曰其斯以為舜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六章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則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

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
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
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
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
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
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優
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
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
中也蓋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
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
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又語錄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
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

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 又問回擇乎中庸
舜分上莫不須擇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見
諸友好論等級不消得且如說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
覺容易如千里馬也是四脚行駑馬也是四脚行不成說
道千里馬脚都不動會到千里即是他行覺快而今且學
他如何動脚

長樂劉氏曰夫知出乎性凡人之所有而舜則謂之大知
者以其非止於生知而又聚天下之知以廣其明採天下
之視以增其哲攬天下之聰以滋其謀故曰闢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也是能興天下之大利弭天下之大害立天下
之大法建天下之大中此其所以爲大也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又曰江河合水而
爲大舜好問好察邇言則能合衆知而與人同矣此所以

爲大知也言有遠近近者察之遠者可知矣言有善惡惡者不隱則適足以爲言者之媿善者不揚則不足以爲言者之觀知之大又見乎此凡物之立必有兩端苟執其一非過也則不及矣唯兩端俱執故不及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而能用中於民也舜之所以爲舜者特此數端而已故曰其斯以爲舜乎

山陰陸氏曰大孝行也大知知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然則惟邇言是聽詩何以刺均邇言也而一以爲舜一以爲幽王者其在聽察之間歟不言所以非所以爲舜也據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海陵胡氏曰舜有大知樂與人同爲善故好問於人又好察邇近之言有惡不隱則人懷畏忌之心邇言不來矣有善不舉則人不知勸故惡則隱之善則揚之所以來羣言

而通下情也又執過與不及兩端之事用大中之道於民使賢知則俯而就愚不肖則企而及也

永嘉薛氏曰所惡於知者爲鑿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下之事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過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棄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嵩山晁氏曰舜之所以爲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

莆陽鄭氏曰自用則小集衆人之知以爲知則大問也察也皆集衆知也狂夫之言芻蕘之論皆有至理聖人不以其近而易之善察言者也舜樂取諸人以爲善人之善猶已之善故善則必揚之人之惡猶已之惡故惡則必隱之

恕心所發有自然也天下事端勢必兩立有輕必有重有剛必有柔有寬必有猛有親必有疎各欲適當偏於此則過偏於彼則不及手持權衡所以酌輕重之中心持萬事猶手持權衡也然則兩端各有中此舜所以執之而用之於民也

兼山郭氏曰極目力之所視而爲明極耳力之所聽而爲聰其爲聰明也殆矣故聖人兼天下之聰而爲聰用天下之明而爲明此大舜所以爲大智也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蓋言取諸人者如是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言用諸人者如是也好問則不蔽於心好察邇言則不蔽於物隱惡揚善所以與物親而無棄物也執者去之之謂舜所以治人其納民於大中之道莫不皆然

廣安游氏曰學不厭智也好問則所謂學不厭也所以爲

大智以此邇言左右親近之言也化自上而下自近而遠遠者之化於善近者之教也近者之明於善上之人辨之之詳也當舜之時左右所親近者非禹臯陶之徒則共驩之黨也其君臣吁咷都咈之際相與論道有善焉有惡焉此不可以不辯也舜辯其善者行之而日彰日彰則揚所謂揚善也其不善者屏之屏之而日消日消則隱所謂隱惡也又知所以爲過不及之故謹守其中用之於民此所謂致中和之道也

高要譚氏曰道之不行患在知者過之使知者皆如舜之用中則無惡於知矣義理之言不必高遠合於人情而易知切於事宜而易行語無藻飾而意已獨至此舜所以尤好察此也若不加察則往往以爲淺近而棄之矣凡爲惡已熟善心已絕者此真惡人也是無復一善可錄棄之可

也誅之可也若為惡未熟善心未絕者非真惡人也猶有一言可稱聖人不忍誅棄隱其惡揚其善也聖人以公恕待天下唯恐人之無善可稱也設有一善可稱雖素常為惡聖人猶為之隱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何也此舜時中也是天理也如此亦中如彼亦中是謂時中時乎如此時乎如彼是謂兩端執兩端即允執厥中之謂也此執兩端爾謂之允執厥中何也曰兩端用中之準則也執兩端乃聖人權輕重之微意乃所以用其中於民也執中貴知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中道之不行患在執一而不知變是以執兩端執兩端則變通不窮泛應曲當亦如仲尼之無可無不可也聖人之行事至於無可無不可則中之為用博矣故可以損則損可以益則益而禮得其中矣可以剛則剛可以柔則柔而政得其中矣可以因則因可以革

則革而為國之法得其中矣推此類行之將無適而非中中之用豈有既乎

永康陳氏曰古之知道之味者無如舜故曰大知大知則非知者過之常俯而合中而後民有所賴如好問好察邇言此取諸人以為善也如隱惡而揚善此與人為善者也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善與人同者孟子稱大舜有大蓋得諸此執兩端者執而不用所用者惟中耳民協于中豈無自哉

新定顧氏曰或疑舜非生知者歟何其資人如此曰舜誠生知者也何害其為資人知資人之為當務斯其所以為生知也

新定錢氏曰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

吳興沈氏曰大舜之爲大知非徇己也一本於至而已惟舜得夫至以行之故極天下之大全好問則不徇己也察言則不徇人也隱惡則剛亦不吐柔亦不苟也揚善則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也凡是二端皆天下所難能也舜以此處己而不敢以此望人故執夫好問察言隱惡揚善之兩端於己而用夫可以問或可以不問可以察或可以不察惡可以隱或不必盡隱善可以揚或不必盡揚就二者之中可以使之常行者用之於民舜之所以爲大端有在乎此

江陵項氏曰舜之大知非強明自用之知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不主一說惟善是從其從善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所以爲大知

仁壽李氏曰中庸達德知爲先仁次之勇次之舜好問知也回服膺仁也子路問強勇也上章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故此章首言舜之大知以明其無過不及得知之中也帝舜生知之聖宜必有以知夫人之所不能知者中庸獨以好問言之何哉蓋舜之大聖正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耳夫苟自用則一己之知終有所偏不失之過必失之不及其爲知小矣舜則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合天下之知以爲知非大知而何故此章始終專言好問一事以舜之聖而好問於人固爲不可及矣至於邇言則言之淺近人所忽者而舜必察之斯又好問之至焉者也邇言未必盡善也略而不問固不可問而不察又不可必加察焉然後善不善有所分未善者不必顯其失也故隱之善者不可匿而不宣也故揚之夫如是則不善者不

五百九十一
王順
吾惑而善者無所棄若是可以已乎未也言之善者不徒揚之而已必執其兩端而見之用焉執持也有人焉將任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任或曰不可任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人之可任與否見矣有事焉將行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行或曰不可行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事之可行與否見矣故知輕重之兩端則見其輕重之中執長短之兩端則見長短之中執厚薄之兩端則見厚薄之中凡事莫不然兩端具而中道見於是乎舉而用之於民然則舜於人之言既問之又察之又擇其善者而揚之及執其兩端得其中而用之片言之長盡爲己有天下之知孰加於此舜之所以聰明睿知者不在乎他在是而已故曰其斯以爲舜乎蔡氏曰此主智而言也兩端謂邇言之過與不及者執謂

執之使不行執與隱義同用與揚義同隱惡揚善王己爲言執兩端用中主邇言爲言耳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鄭氏曰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乎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孔子曰此一經明無知之人罟網也獲謂柞櫟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違辟似無知之人爲嗜欲所驅入罪禍之中而不知辟也

建安游氏曰定内外之分辯榮辱之境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君子所謂知也今也乘時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

不知避也此於榮辱之境昧矣其能如探湯乎擇乎中庸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此於內外之分易矣其能如不及乎若是者彼自謂知而愚孰甚焉故繼舜言之以明其非知也

延平楊氏曰用知必至於陷險是自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也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爲知也乃所以爲愚者之不及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獲機檻也罟獲陷阱皆所以擒取禽獸者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

皆不得爲知也

臨川王氏曰孔子歎人既以知稱及不能辟羅網陷阱之患是豈足爲知哉君子之知則不然守乎中庸之道能周旋委曲俯順天下之情時剛則剛時柔則柔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故禍不能及也宋桓魋欲害孔子而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唯有德者能受正命則死生豈患之乎又厄於陳蔡而弦歌不衰此見其窮而不困憂而不畏知禍福之終始而不惑者也蓋能守中庸所以然也

長樂劉氏曰擇於中庸以爲至德力將行之而弗措也踴躍以爲得憤發以自強若將終其身然及夫美色悅於前美音悅於後重利擢其心膺仕奪其志情動于中守失於外諂邪諛佞阿黨狠愎凡可利其身快其欲者無所不至心

知中庸之美行反中庸之道莫能期月守其素志也始則擇之謂之不知不可也終莫能守謂之知也可乎夫知也者性之所自有也厚於前而薄於後非性也物至無窮欲侈乎內以蝕其厚則其自有者不得不薄矣

馬氏曰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舜用中於民而順其性命之理所以爲知之大也所貴於知者以其見險能辟見善能守也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者害之所易見中庸者善之所易明害之所易見者而莫之知人於其善之所易明者擇之不能期月守其可謂知乎然而擇乎中庸者擇之在己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者驅之在人其在己者不能擇乎中則有制於彼而爲人役也

海陵胡氏曰人至於殺身辱親如魚獸然爲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避如此又烏得爲知

延平黃氏曰莫之知辟者不知罟獲之爲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中庸之爲善也不知其爲善則不知其爲害故不知辟與不知守者皆非有智者

兼山郭氏曰道之不明則天下之人蔽於所利而昧於至理是非汨亂吉凶混殺率趨於危亡之途日以泯泯醉生夢死曾不自悟惡觀孔子之所謂中庸者乎子曰吾見蹈水火而死未見蹈仁而死者此之謂也

東萊呂氏曰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獲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爾若見之果明不待觀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范陽張氏曰人皆用知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謹
恐懼人皆用知於機巧術數而不知用知於喜怒哀樂未
發已發之間惟其不留意於戒謹恐懼故雖驅而納諸罟
獲陷阱嗜欲貪鄙之中而不自知惟其不留意於喜怒哀
樂未發已發之間故惟中庸之理暫見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篇直指學者用知處故舉舜顏之事以發明之

晏氏曰罟獲陷阱人之所以獲禽獸者也知其設險而莫
知辟其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知擇中庸而不能守者其見
善雖明惜乎用心不剛爾

高要譚氏曰夫利欲之害能危人能敗人能滅人雖罟獲
陷阱之害何以過此而無知之人貪得競取奔趨而不止
此無異於自投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於是人欲日
肆天理日消爲惡之心愈深而爲善之心愈薄往往得一

善而忽亡之其能期月守乎是人也雖自言予知然實非
真知也使其果真知也夫豈不知罟獲陷阱之不可入而
反趨之又豈不知中庸之不可失而反捨之歟

雪川倪氏曰以罟獲陷阱言欲其避害也以擇中庸而守
言欲其趨善也是以其兩者而對言之

錢塘千氏曰由舜之大知而觀天下之自言知不能資人
之善以處己而日墮於不善之域不能推一己之善以與
人反喪其所守豈不爲中庸之罪人乎

蔡氏曰知即智也守即仁也言智結上言仁起下

仁壽李氏曰此因上章之大知而言衆人之不知也納諸
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謂不知擇乎中庸而不能
守可謂知乎中庸之擇何也辨析衆理而取其中之謂也
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

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者言則博學之
審問之近思之明辨之皆所以擇乎中庸也雖然中不可
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已物既能擇之又能否
之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擇不處仁焉得
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
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
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五

四明袁氏曰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上章言知者過
之小知故耳大知亦無過亦無不及

後學 成德 校訂

